



本土文本

一条路的治愈

(非虚构)

□低眉

马秀兰早上四点二十起床,五点上路。今天工地上摊铺沥青,必须赶早凉。事实上,做路人都是要赶早凉的,不铺沥青也要赶早凉,而铺沥青更加要赶早凉。热乎乎的沥青从拌和场运到路上,摊铺的时候,温度能达一百六七十摄氏度。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摊铺沥青放在夏天是最好的了。

马秀兰的活计,主要是拿耙,整理摊铺机铺在路上的沥青接缝,一定要平整。不要以为这活计轻巧,其实是个技术活,纯靠“手感”。随便你力气有多大,眼睛有多亮,如果手感不好,等待你的必然是路面的“麻癫”。马秀兰整理的路面,平整、密实,压路机一压,就跟一整块摊铺上来一样。

一辆沥青,运到施工现场,摊铺的时间要三十分钟左右。在这三十分钟里,马秀兰盯着摊铺机,时不时地用耙子耙动。汗水从鬓角滴下来,碎在黑色的沥青里,很快便蒸发掉。汗水并不会咯脚。若干年后,在路上走过的人,也许不会知道,黑色的路面里,不知碎裂过马秀兰们多少滴汗水。

马秀兰们要一直做到中午十一点多。然后是简单的午休,下午三点再继续,一天工作的时间估摸着有十个小时。

这几天马秀兰一直吃不下东西。

“饭都不想吃,一点都不想吃。”我问她是不是中暑了或者生病了。她说不是的,就是纯粹的太热了,胃口被天热饱了。那为啥还要做呢?马秀兰的队长告诉我,像她这样的熟练工,施工队舍不得放走。马秀兰在路上做了二十二年了。从三十几岁开始做起,快要六十岁了。

我是在二〇二三年如东县养护大中修一标段认识马秀兰的。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三,末伏第三天。如泰线和海防公路的交叉口,正在进行沥青半幅施工。这里距离大豫镇镇政府6.6公里。

晚秋之时,天空格外澄澈。许是暑期过热的缘故,楼下的桂树到十月上旬才全部开花,沁人心脾的桂香窜得满鼻子都是,走在花香之中,一颗心立时就舒舒朗朗了。此时在小区里散步闲游真是一大享受。

春天的樱花,开得早便称之为“早樱”,开得晚即为“晚樱”。到了桂花这里,亦有“早桂”“晚桂”的区分。然而,人们却很少说“晚桂花”,而是叫作“迟桂花”,一个“迟”字,道尽了宠溺之意。仿佛面对一位心爱的小孩,虽动作迟缓节奏慢怕却不想多加训斥,只用一个“迟”字来稍加点醒,透着点幽默,又带着姍姍而来的诗意,予人无边遐想的空间。

我被手机控制住了!或者说我被虚拟时间控制住了!

我离不开屏幕,那亮得晃眼的手机屏幕像魔鬼一样攥住了我的心魔。我随时关注微信的红色数字的提示,一遍遍下拉以获取最新的新闻,不错过每一个短信或者邮箱的提示音……如果手机是深渊,我就是那个整日凝视深渊的人,直至被深渊凝视。

其实手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把大把时间的流逝,从一条条新闻,一个个短剧,一段段视频中匆匆逝去。人家朱自清最多能感受到时间从洗手的脸盆里、吃饭的碗筷中流逝,而我却被一个连通世界的巴掌大的屏幕攥住了身心,我成了手机的奴隶,电子产品的附庸,短视频的拥趸。读过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其中经典的一句名言,现在想来让人警醒: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彻悟,决定高举“在场主义”的旗

带我去的是1标总工程师朱国维,“我们都是黑鬼子。”朱国维说。

下午三点。如泰运河的水,静得像一面流不动的软绸。头颅低垂的芦苇,心事重重,陷入了挣扎的梦境。高空挂着那圆脸的厉神,向大地投下拷问的火焰,热浪在无声的人间蒸腾。路旁的民居,有着一不真实的寂静。

远远地,摊铺机正在摊铺沥青。八九个头戴橙色安全帽的人,恍惚在热浪里漂浮。驶近了才看清,“黑鬼子们”有的用耙子,有的用铁锹。耙的耙,铲的铲。阳光给劳作着的人们脸上镀上了黑“壳”,这是皮肤对人的自我保护。

一群有“包浆”的人。脚跟被热气烘烤。正在摊铺沥青的路面,是一个热锅,冒着无形的热气。一股难闻的独属于沥青的味道,冲进鼻孔。一百六七十度的路面,正在冷却,凝固。

每一条平坦冷静的沥青公路,都曾经有过热气腾腾的出生,车轮不会知道。

这里所有的人都被烤得黑不溜秋。他们嘴唇特别黑,牙齿特别白。包括那个站在路边白色头盔书生气质的张总监。他负责监理道路质量和安全,叫张卫国。

一辆五盘胶轮压路机正在来回作业。震动,压实。新生的路面发出年轻的青色光芒。

一条路在火热的夏天进行着自己的治愈。

路也会生病。路生的病,叫软弱。路软弱是因为土软弱。土一软弱,体现在路上,就是各种各样的病症。

坑洼,松散,龟裂,都是路的病症。柏油路还会生疮,路生的疮,叫油包。沥青被太阳晒了之后,会泛油,发软,像人头上生的疮。

给一条柏油路治病,跟给一个人治病一样。要用手术刀,要治愈,也要术后康复。

说实在的,桂花并不美,但它的香味真是自成一格。我在一棵丹桂树下站立许久。漫天星星般小小的花朵,一簇一簇,在碧绿的叶子上肆意地开放,微风送来阵阵撩人的桂香,任你怎么闻闻多久都不会腻味。这样的画面使我感到岁月可爱,人间值得,活着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我仰起头,深深地嗅起鼻子,贪婪地想把一棵树的香气全吸进身体,带回家。

站在桂花树下,我想起了一些往事。许多年前,读过郁达夫的晚期作品《迟桂花》。民国文人的遣词造句与今时今人的用词习惯有不少差别,我只觉处处透着新鲜感,那字里行间流淌着的缓慢、从容而娓娓道来的沉挚静气,是

帜,用在场的时间来抵御空虚感与荒诞感。

有时间时,躺草坪上看看天。看云朵飘移,看蓝天呈穹庐,看鸟儿飞过……从天上看人间的隐喻,从空间看时间的流转,从有限看无限的玄妙。静观,让我反向走进自己,在天地之间寻找本真的自己,回归自己的渺小,体悟生命的短暂。顾城说: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而我,看天时很近,看周遭时却感觉很远。因为天空已经入住心中,宇宙中尘埃的我,早已与时空同在。

有时间时我会看看花。“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花”,这不是简单的识字课本内容,而是最生活化的哲学。那个“看花”的羊,超越了一朵花,超越了一顿美食,它是智慧的灵物,是超越人生意义的特立独行者。王阳明驳斥朋友的“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一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



如东交建供图

第一个派上用场的便是铣创机。铣创机相当于柏油路的解剖刀。老路上的沥青,要用铣创机铣创。一般要铣创五六厘米厚。铣创后的沥青用货车运到沥青拌和场,可以进行二次利用。这相当于用人的皮肤进行移植。沥青被铣创掉之后,还要进行一次铣创。这次铣创的是二灰碎石基层。

铣创过后的路基袒露在阳光下。坑洼,破碎,裂痕,软弱。这些是土基的“病”。挖除,修补,夯实。这些是给路“治病”的手段。

泥土是路的骨。这世上所有的道路,都建筑在泥土之上。一条路,无论有多坚硬结实,它的基部,一律是土。即使是轨道交通,也是构筑在土上的。

道路建设抑或者修补,首先要做的,便是软基处理。先要用原状土进行封底,封住土中的水分。然后是石灰土的夯筑,增加地基的强度。再然后是水泥土。铣创出来的二灰碎石根据配比加上水泥,填进路面并压实,他们把这种材料叫作“水稳”,水泥稳定土的简称。

一层层地夯筑,一层层地加固。软弱的泥土变得坚固起来。这些都是压路机的活计。二轮,三轮。胶轮,钢轮。静碾,震动。“压实的时候还要注意松铺系数。”朱国维告诉我。

路基像个婴儿,也要细心呵护的。摊铺好水泥稳定土的路基,要给它包上一层土工布,洒水进行保养,一般是保养七天。

撒布机派上了用场。保养好的路基开始撒布乳化沥青了,这也叫“下封层”。“下封层”的作用,主要是防止沥青路面的雨水下渗。前一天晚上将热沥青面加乳化剂投入乳化机,进行乳化,备用。在摊铺下面层沥青混合料之前,将制备好的乳化沥青装入沥青撒布车,运至现场在干净的水稳上均匀撒布,边边角角与沥青混合料接触的地方都要洒到。等到洒好的乳化沥青破乳后,表面

今天绝大多数文字所缺乏的。《迟桂花》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在这个“迟桂花”开灿烂的季节,我又一次打开了它,将它细细重读一遍。我依然像许多年前第一次读它时,被文中涌动的纯净情感深深打动,也对那座飘满迟桂花浓香的翁家山充满了向往。

郁达夫唤桂树为木樨花树,那是桂花的一个美丽别名。小说描写了男主人公老郁去朋友家做客喝喜酒,在朋友居住的翁家山上闻见阵阵浓郁的桂花香。他惊诧彼时以桂花著名的满觉院都已闻不到桂花的香气了,为何偏僻的翁家山还能闻见桂香?朋友告诉他现在开的是迟桂花,桂花开得愈迟愈

在场时间

(散文)

□陈凤兰

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恰知此花不在你心之外。”于是,天下所有的草木皆是我们内心的投射,“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非花,草非草,万物皆是我们参悟之物。

文学流派“在场主义”盛行多年,很多作者不得其要领。所谓“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作家们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而倡行“在场时间”,就是要从屏幕前抬起头,停止看表,用心去寻找生活的真实模样,用心去寻找生存的意义。

我们把手机揣进口袋里,把时间留给玩耍的孩童,把时间留给忙碌的爱人,把时间留给垂垂老去的父母。在亲人面前,我们身在,心在,当下的时间互相拥有,不被过去侵蚀,不被未来焦虑。我们只活在当下,有爱意在周围环绕,有温情在眼神中流转,有幸福在一

均匀撒一层米砂,用胶轮碾压嵌入下面的乳化沥青中,将多余的米砂扫掉。

治愈一条路最重要的步骤来了,摊铺沥青。先铺细沥青,“下面层”。从沥青拌和开始到摊铺完成开放交通,整个过程沥青混合料的温度都被实时严格控制。过高或过低的温度都会影响沥青的强度和耐久性。沥青拌和是个细活儿,温度控制非常重要。

“普通沥青、石子等集料和沥青混合料的出厂温度都不同。摊铺温度不低于160℃,压实成型温度为140—170℃。”朱国维告诉我。

摊铺机顶着重型自卸汽车,边卸料边缓慢匀速行驶,链板将摊铺机前方料斗内的沥青混合料送到摊铺机后边的绞龙内,边振动匀平板,边行驶摊铺。

碾压时按照先轻后重、由低到高的顺序。先用双钢轮压路机,再用重型胶轮,然后再双钢轮压路机。压实,收光。

下面层的细沥青铺好,再摊铺上面层细沥青。在这中间,是喷洒黏层油,起黏结作用。

画标线,安装标牌。验收通过,开放交通。一条路的治愈完成了。

“要得富,先造路。”

这是一句老话了。道路是经济的血管。没有路,经济的血液无处可流。路不好,经济的血液流不动。道路是经济的命脉,这话再正确不过。

密实,坚固,平坦的公路,血管一般在大地上伸展。

一条条忙碌的公路,一条条经济的血管,一条条大地的脉搏。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点。我站在已经通车的二〇二三年如东县养护大中修如泰线。重卡,高栏,平板,随车吊,厢货,小轿车,公交车……路上的车辆络绎不绝。

脚下的道路年轻有力。路旁的农家小洋楼,在初秋的阳光中闪着宁静的光。红红的柿子,挂在枝头。

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隔天,老郁与朋友的妹妹翁莲相伴去五云山一日游,在游玩过程中,宛如迟桂花一般天真无邪的莲妹,让老郁升腾的感官俗念得到了净化。于是,郁达夫借用迟桂花这个诗意意象,来隐喻虽备受生活打击却依然保持至真至纯心性的山村姑娘翁莲,迟桂花寓意清新的质朴之美,也象征着幸福虽迟终会来到。

天地间的一景一物,原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植物虽不能言说一语,但它们会以季节的流转变化来让人类感知到沉默的花语和寂然的美好。“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这就是迟桂花带给我的沉静自得的美的情思。

举一动中流露,我们只需要“在场”。

艺术家玛丽娜2010年曾在纽约进行一个行为艺术表演。她坐了七百多个小时,与1500个陌生人平静地对视。可当一个男人出现后,雕塑般的她突然颤抖了起来。那是她爱过12年的男人——尤列。他们流泪,握手,深情地注视着彼此眼睛。然后,一分钟到了,男人起身离开。真正懂你的人,只要一个眼神,就能唤起你内心的波澜。而这样的爱与悸动,虚拟时空却无法成全你,唯有真实的人,真切的眼神,真诚的爱意,才能成就这最感动的当下。

娱乐化的时代,虚拟留给我们的也许是更深的孤独感,屏幕只是个镜象,我们却不是客体,所以放下手机,走进“在场时间”,找回“生而为人”的尊严与自由,不被羁绊,不被牵制,不被吸引。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言:“当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

共勉!



秋色人间

(组诗)

□吴华

◎秋风有信
写在彩色的纸页上
写在越见清晰的叶脉间

字字都是人间点醒
句句都像世外箴言

有人读出温暖
有人念着薄凉

我只爱它信封的美丽
邮戳的深浅
里面
不着一字的自由
与深情

◎秋风
秋风无尽吹

把树上的银杏叶染黄
又吹得满地都是

再把那些银杏果催熟
慢慢照亮你的枝头

秋风解意
知穷人需要金币
富人需要星空

知一个刚从夏天跋涉而来的人

还需要一把精致小罗扇
遮挡轻霜

◎桂花
十月的枝头
缀满一粒粒金粟

风一吹
就有香气袭人

风再吹
就有细碎的花朵
簪在发间,别在衣襟上

空气长出了缝隙
孤独的身影有了牵绊

从桂树下经过
我的眼角有沧桑
也有新花照着的明媚

◎栾叶如花
秋风浩荡
染出一路炫目的斑斓

那些举在空中的火把
要带我去向哪里

阳光在叶脉上舞蹈
霜雪在途中守候

穿过许多相似的路口
又好像还在原地

绵延向远的风景里
有萧瑟写满枝头
也有春花万朵
从我的心上不停地被拾起

◎香樟树
经过那棵香樟树下时
我总会习惯地抬眼
并在想象中踮起脚尖

一颗颗黄灿灿的果实
在风中摇晃着
像尘世的诱惑
也像神的启示

这世上值得仰望的事物
已经越来越少

如果挂得再高一点
它们
在我的眼睛里
就披着
星星的光芒

◎一场秋雨
从清晨一直下到夜晚
滴滴沥沥

像母亲不停地絮叨
也像她握在手里的针线

绵绵密密
为我缝补着
蛙声,蝉鸣,虫吟消失后
这个疏漏的人间

◎灯笼果
举一盏小小的灯笼
在尘世
找寻什么秘密
又照着谁的眼睛

裹一件薄薄的外衣
在秋天
为挡夜露 还是抵早霜

不染尘埃的果实
藏在一间半透明的房子里

像中年以后的我
收起半生风雨
只让自己
看见光

◎紫苏
遇见一种陌生的植物
像初识一位新朋友

它用轻轻的摇曳 我借内心的欢喜
彼此致意
它有紫色的叶子 细碎的花朵

我有看不见的地狱与深渊
在光阴的缝隙里
互相交换

穿过身边喧嚣的事物
越过百度
我在心底唤它
——紫苏

那一刻
阳光照着低处的我们
都有一张微微向上的脸

◎秋天了,
我要去农贸市场转转
去看一枚土豆上新鲜的伤口
去看那些住在乡下的亲人和

邻居
他们黝黑的脸上
写着的疲惫与喜悦

我要让一只握着瓜豆的手
感受收获的丰盈
再让一只从未播种过的手
体会歉意

秋天了
我要去农贸市场上
为了生活讨价还价 锱铢

必较
又因为内心的善良与体谅
再一次学会妥协
与退让

◎又见粉黛草
远远看着
像天空舞动的裙摆
也像大地披着的面纱

在深秋
粉黛是一本灰色的大书中
明亮的扉页
也是我想拥握在怀中的浪漫

秋风缓缓吹过
有一片秋色如花

没过喧扰纷纷
也没过那些纷乱杂沓的
脚步

海门东布洲 许聪挺

